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書畫譜卷七十九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四百十一 子部

御定佩文齋書畫譜卷七十九

歷代名人書跋十

元趙孟頫書靈隱寺碑

天地間至堅固者莫如金玉木石脆溥者莫如簡畢縑紙礲石攻木範金坏土以成室其成也難其傳也宜其可久操筆書紙率然而成文非假金石以刻之宜其易毀滅也然而世之為堅固之具者常託其傳於易毀之

物則豈不以其所託之人為足恃邪錢塘佛寺最鉅麗者曰靈隱當元皇慶壬子嘗改而新作之距今洪武癸酉僅越八十二春秋求其一椽一瓦皆已毀燎無遺而金華石塘胡公及吳興趙文敏公所撰而書之文述寺之創始與其山水之勝棟宇之麗僅盈尺之紙耳誦而觀之當時之事猶儼乎如在則夫天下之可恃以永久者果安屬哉亦可以慨然而有感矣石塘在元位最不顯而行最篤文最奇趙公名重官高每得其文必欣然

為之書於是又可見茍有足恃固不以外物為重輕而二公之過乎人必有出乎文詞翰墨之外者而世之尊二公者方拘拘然求之於此而不知求之於彼不亦重可感夫翰林修撰練君子寧以此卷示予子寧多學而甚文必以余言為然遜志齋集

元趙孟頫茅山崇禧萬壽宮碑

右三茅山崇禧萬壽宮記元鎮江路録事王去疾文翰林承旨趙孟頫行書并篆額行書特佳東里續集

元趙孟頫翔鸞寺記

雞林人為此文簡潔高古信知何地無才宜太尉之求而文敏之書也間駙馬都尉趙公出以見示遂題於後

東里續集

元趙孟頫永福寺碑

按至元十三年常福生以饒州降授其路總管建此寺至延祐六年而碑始立相去四十三年矣其文與事俱不足道獨趙文敏書為晚年筆其規模李北海遂無一

筆失度不止優孟虎賁之似而已也往事已非那可說想文敏丹石時不能少此感 弇州續藁

元趙孟頫御服碑

元成宗感異夢致御服於終南之萬壽宫趙參政世延記之集賢孟頫書之集賢此書乃承制又中年以後筆當最妙而出入北海有不勝其婉媚者何也 弇州續藁

元趙孟頫書番君廟碑

番君廟碑者祀故長沙文王吳芮也芮以故番令不能

為秦死而從亂特以寛厚得物情能取國於虢項保爵於猜劉歷數代而卒以善絶垂二千年而人祝之有加不亦幸哉為元學士明善文趙承旨孟頫書皆暮年筆故老勁而書尤可喜也　弇州山人槀

元趙孟頫楷書湖州妙嚴寺記

右湖州妙嚴寺記一通蓋趙文敏公墨蹟端雅而有雄逸之氣在其意欲託之金石故不草草湖州公桑梓之鄉豈昔寺僧與公善而得之然得此自不凡矣靈芝之主

僧雨菴得而寶焉又乞余書數語亦豈凡僧也邪惜余語不能超凡有媿於公之書耳成化戊子十月七日永寧一客公綬書畫題跋記

松雪記妙嚴寺中有云妙嚴乃佛心所見之事相也觀此書端妙嚴重知為松雪心中所見之事相焉又云幻十八開士於殿中金碧眩耀以此文此字勒堅珉樹諸殿中其光彩與開士爭先不直眩耀一時而已靈芝瞻上人得其真蹟可不寶藏之乎張震跋同上

元趙孟頫書玄教宗傳碑

碑為集賢修撰虞集撰學士承旨趙孟頫書蓋敘真人張留孫玄教之所由始自張聞詩而下及其徒陳義高凡八人皆贈真人留孫位已至開府而其孫吳全節亦階特進元之名器濫觴至此哉且虞公修撰集賢而留孫實知院事其文與書雖美不足論也 弇州山人藳

元趙孟頫書孫真人碑

孫真人德彧碑鄧集賢文原撰趙承旨孟頫書德彧即

書重陽真人碑者也承旨此書不甚取骨而姿韻溢出於波拂間盖能用大令指於北海腕者也弇州山人藁

元趙孟頫書大通閣記

仙人稱五通所不能通者出輪迴之外耳佛法則六通豈麗遒逸肉骨停整其學李北海殆如玉環之於飛燕雖任吹多少而霓裳一曲足掩前調後當有題名及勝國諸公跋惜為俗子盃以松雪道人偽款及印章汙其前後遂成蛇足聊為拈破留之勿令覽者有蘭亭之訟

也弇州山人藳

元趙孟頫行書頭陀寺碑

右軍大令俱書洛神大令風華俊麗妍態溢出而右軍蒼秀卓峙姿法具備趙文敏平日醉心大令而此碑獨摹肖右軍點畫顧盼纖毫不失乃知書家正行旁行嚴祖親禰自分銖黍不偶然也乙亥清和月晴牕展閱印此密諦遂為拈出恬致堂集

元趙孟頫書濟禪師塔銘

右濟禪師塔銘闍禪師撰二僧皆南渡後法門龍象也毋論其文辭工拙要之是本色語耳趙文敏既夙精臨池詣極八法而又服膺西來深入三昧故其所書視他蹟尤妙蓋本右軍骨調以大令肉即北海跳踉不露一筆也千八百驪珠入我橐中月來賣文錢為之一洗恐兒輩厭不能浮大白快賞之第以一瓣香展供耳 弇州山人藁

元趙孟頫書玄妙觀重修三門記

越石於天啓之元得文敏所書殿記於清溪曹起莘家展至後段覺語脈齟齬深以為惑後三年又得三門記於五茸何氏閱之乃悟其首尾互裝向非越石嗜古猶奇遇即收之則延津之合難矣文敏此書有太和之朗而無其佻有季海之重而無其鈍不用平原面目而含其精神天下趙碑第一也不易得不易得　恬致堂集

元趙孟頫書光福重建塔記

薦福興福二碑俱集右軍書而有神會天成之趣非拘

拘刻畫求肖者遠勝懷仁聖教以懷仁嗜奇偏於王蹟中擇其峭刻頓挫者聯貫以布之雖於鉤摹映帶極意求其血脈而平懷澹宕之致不存矣以故二碑乃千載碑書模楷下是而歐顔柳褚非拘即縱若太和益放矣松雪翁此書正用薦福道緊之筆視他本倣太和者大不類也倍宜珍襲云恬致堂集

元趙孟頫裕公碑

右裕公碑程鉅夫奉勅撰趙孟頫書在少林寺按文敏

書法為元朝第一此碑奉勑書不當假手乃覺肥愞少風力何邪然筆自有致 嵩陽石刻記

元趙孟頫演公碑銘

唐李北海書碑版最多趙光禄繼之亦然此碑骨肉兼到可以鴈行李公矣嘉靖甲寅七月五日午後睡起曬藥適有遺墨因書此評以還姚元白書府 蒼潤軒碑跋

元趙孟頫行書能仁菴記

右沙門祖瑛撰菴在吳江本居士陳無心所施始名順

心以居其本公之徒祖震者後果菴居士吴志因佐之改為能仁蓋震先隠於皖本公至顧為役終身從遊匡廬金陵旋至天目震既没以其弟子正性領之故為是記也按記擬震若亢桑之於老聃薛勤之於郭林宗明大禪之於妙喜蓋亦有以厭服其心者歟松雪公此書絶佳内畞字作畒他本所未見也名之下各有私印至順三年所立者戊午十一月二十四日擁爐呵凍記日色烘牕上甚適也 蒼潤軒碑跋

元趙孟頫靈瑞塔碑

泗州聖塔之靈於寓内昭昭矣此松雪所書元賜名而紀之石者字視他刻更大而精神矩度亦越尋常直與北海上下而時復過之真如風火飈赩天地洞赤而聖塔飛行於海山波湍中又如金碧晃日鈴鐸呼風而金象苔龕閃爍揺曳趙書之最有致者僧伽木乂固合消此寶章也覽此心馳於圍繞矣天啓甲子七月初五日

墨林快事

元趙孟頫臨蘭亭

吳興公臨禊帖予所見亡慮數十本此其最佳者然嘗觀唐馮承素所臨極蕭散樸拙殊與此不類好事者能合而求其同則王氏筆意所在可得矣黄文獻公集

蘭亭自褚河南雙鉤以還未有能傳其神者即閣帖間有所摹復是影上捕影文敏公以書名家其視右軍自謂能腕不負心故亦步亦趨似不媿優孟叔敖而運筆布形不免露本來面目然吳興此帖猶屓贔負山猛力

竭盡矣真神品也偶於友人明古處見此遂以定武蘭亭易之而篋中寶録知當為此書奪氣也延陵吴寛匏翁家藏集

元趙孟頫蘭亭十三帖

近世以書名家者惟松雪翁最得二王筆法然所謂未達一間者二王真蹟元世尚不多見覯翁得定武蘭亭喜不自制如此使見昭陵真本又當何如其書法亦當遂逼真邪蘭亭本真贋前人之鑒不遺餘力矣余復何

言

震澤集

元趙孟頫臨東方朔畫象贊

趙松雪臨王右軍東方朔畫象贊跋云右軍小楷存於代者唯樂毅論黄庭經及東方朔畫贊耳余深愛此墨本畫贊筆意清古思齊有此以情求之不我嘶也乃為臨此本歸之王敬美謂當時魏公臨以與思齊深恐不得當寧知今日趙蹟昂於古搨數等邪然元美跋趙臨黄庭經又以為古搨有飛天仙人之致趙雖極意終為

所形何也　六研齋筆記

元趙孟頫臨十七帖

子昂臨右軍十七帖非子昂不能為此書然觀者掩卷知為吳興筆也大抵效古人書在意不在形優孟效孫叔敖法耳獻之嘗竊效右軍醉筆右軍觀之歎其過醉獻之始愧服以為不可及此其形體當極肖似而中不可亂者如此能書者當自知之　懷麓堂集

學書者師晉王氏乃為善學若近代吳興趙公又其高

第弟子也公於右軍書尤喜臨十七帖此則馬抑之刑曹所藏一日持示適客有自錫山來者亦出一本觀之筆畫肥瘦稍異然俱出公手無疑客又言吾族人尚藏其一亦真蹟也於一日之間所間見者已得三本乃知此帖盖為公平日書課所謂弊精疲力以學書為事業用此終老而窮年不免如歐陽子之所譏者然歐陽子又謂古人作書初非用意逸筆餘興淋漓揮灑使人驟見驚絶徐而察之愈無窮盡夫其書之妙如此豈一舉

筆而遂能哉蓋其功已用於平日久矣故世傳右軍臨池學書池水盡黑因有墨池之名事之有無固不足辨然果欲其書法之妙雖由天資人品而學力所至亦不可誣觀於吴興公足以驗之矣（匏翁家藏集）

元趙孟頫快雪時晴大書

趙公展快雪時晴為大書與昔人觸蘭亭同一機括如畫龍者胸中先有全龍則或小或大隨時變化在我矣此四字公為黄君子久作子久以遺莫君景行遂以名

其齋云至正五年九月二十日黄溍觀　黄文獻公集

右軍張侯帖唐人硬黄所臨米南宫定為神品并敘其傳者本末而字多朽闕趙文敏公為書於後帖中快雪時晴一語最為佳絶復展書之筆勢結密咄咄逼真使南宫復起見當斂衽二者俱藏景行氏嗟乎徑寸之珠盈尺之璧小大或殊皆至寶也得而合之是豈偶然也耶河南張翥敬題於武林史局　蛻菴集

晉尚清言雖片言隻字亦清快雪帖首尾廿四字耳字

字非後人所能道右軍之高風雅致豈專於書邪趙文敏公以松雪名齋特表章首四字而大書之亦豈無謂歟此幅可與帖並傳天地間散落異處何幸而合於莫君寶之寶之汴段天祐

六研齋二筆

晉人為書每能徑丈一字方寸千言盖其胸中自得全牛故或大或小皆有游刃之地若趙文敏書法雖特起今代而其所造詣實追晉人及觀快雪時晴四字信乎與右軍帖高致無異想當其運筆之時意合手從亦不

自知有今昔大小之間故能得其神趣之妙使第以形
骸索諸古人惡足以及是哉藁城倪中敬書於武林安
國里之和陶軒同上
古人臨帖妙在得其意度不特規規於形似而已趙文
敏公臨右軍帖為尤多余家藏快雪帖久矣公反覆題
識於上可見其珍重之深也又摘此四字展書之雖大
小形似之或殊其意度則得之矣遂揭之齋中以並傳
不朽云南屏隱者莫昌識同上

元趙孟頫臨大令四帖

趙魏公留心字學甚勤羲獻帖凡臨數百過所以盛名充塞四海者豈無其故哉後生小子朝學操觚暮輒欲擅書名者可以一笑矣今觀張唯編修所藏臨大令四帖聊書其末以示解事者 宋學士集

元趙孟頫臨張長史京中帖

右趙文敏公所臨張長史京中帖筆法操縱骨氣深穩為真蹟無疑且不用本家一筆故可寶也聞公嘗背臨

十三家書取覆視之無毫髮不肖似此公所以名世也觀此帖信然嘉靖九年禊飲日陸深跋於舟中書畫題跋記

元趙孟頫臨智永千文

書法甚難有得於天資有得於學力天資高而學力到未有不精與而神化者也趙松雪書筆既流利學亦淵深觀其書得心應手會意成文楷法深得洛神賦而攬其標行書詣聖教序而入其室至於草書飽十七帖而

變其形可謂書之兼學力天資精奥神化而不可及矣此種千文又非平日率意之書若以鐵門限相並較之雖永師復作不能為之高下矣欽哉斯人欽哉斯人虞集識 道園學古録

古今人書千文甚多如趙魏公此卷尤秀潤可貴者按方正學跋語宋舍人仲珩嘗評此以為公中年得意書仲珩為國初書家第一手其言如此豈特他人言哉此卷初為臨海葉夷仲惠仲昆仲物今文太僕宗儒得之

太僕之子璧好文而能書必有以識其妙矣匏翁家藏集

永禪師書千文八百本趙魏公所書當不減此此卷大德五年為韓定叟書定叟會稽人與公厚善集中贈定叟及留别詩可考公以大德三年為江浙儒學提舉此當是為提舉過會稽時書是歲公四十有七正中年書也跋者四人韓性字明善定叟諸姪道德文學為元中世名儒宇文公諒字子貞元統進士為史官張伯雨茅

山隱道士所謂句曲外史也三公並有盛名而祖銘亦禪宗大老所著有四會語録其字石田杭州徑山僧其云四明者本奉化人也 甫田集

元趙孟頫二體千文

宋之季年書學埽地蕩盡而詩尤壞爛不可收拾趙文敏公生其時而能脱去陋習上師古人遂卓然以二者名家正書尤為當世所貴重此卷千文洪武初禦金陵市中而金華宋公仲珩稱為公中年得意書故刑部主

事葉公夷仲因購而藏於家公之弟惠仲父預修先朝實録出以見示於是歎文敏公之學古舍人之精識刑部之好奇皆不可得也遜志齋集

元趙孟頫四體千文帖

右文敏趙公四體書千文惜不見司馬子微五體書道德經較此何如也近代是書為最張雨記句曲外史集

文敏公真草隸篆平日未嘗多寫觀此卷必為焦侯好事而書惜其九原不復作矣唐棣敬題珊瑚網

元趙孟頫篆書千文

書家者流篆獨為諸體之祖大較有字筆有字學不可廢一者也二李遠矣僅徐騎省兄弟郭恕先有字學而不得筆夢英而下亡論也新安吳孝父示余趙文敏此卷余不解篆學第覩其配割匀整行筆秀潤出矩入規無煩造作恍若所謂殘雪滴溜蔓草含芳之狀肅然斂容者久之然讀王氏跋徇官嶧山豎子陽氷語又未嘗不為一笑至錯喉噴卷也　弇州山人稾

元趙孟頫楷書千文

此本猶是吳興中年書永師所書八百餘本其早歲真蹟當亦稱是學書白首有不能窺其藩果係人品哉張雨句曲外史集

元趙孟頫書洪範

右趙文敏公書尚書洪範并畫箕子文王授受之意為圖畫既古雅而小楷精絶殆無遺恨但無歲月可考嘗見公所書莊子馬蹄篇乃初被名為兵部郎中時書其

筆法與此正同疑此亦當時之作維公以宋之公族仕於維新之朝議者每以為恨然武王伐紂箕子為至親既受其封而復授之以道千載之下不以為非然則公獨不得引以自盖乎公素精尚書嘗為之集註今皆不書而獨書此篇不可謂無意也因崦西徐公出示為著此語以備折衷不知公以為何如 甫田集

元趙孟頫臨洛神賦

柳誠懸云子敬洛神賦人間合有數本今世所見唯自

嬉至飛十三行耳蔡君謨云子敬放肆豪邁與右軍差異臨學之家必謹其辨矣松雪翁一筆全文好事者欲考王氏父子之法此其可觀者乎延祐中集從公在翰林嘗出此賦真蹟九行見示有阜陵題字甚謹又三行別得之云是賈似道購求北方者也計其歲應是後此書十餘年乃得之耳 道園學古錄

洛神賦當屢書之世傳十三行者以其所見入石非可遂以為據也柳誠懸謂人間合有數本則固不止是豈

他本誠懸亦未之見邪此松雪老人所書全篇雖自用其體然應規合矩抑可謂善學大令者歟令人觸目𨌺本一見便疑其非不知其中固有不可偽為者矣微仲長蓋未足以語此東陽柳貫識柳待制集

趙公用意楷法窮極精密故其出而為行草縱横曲折無不妙契古人不善學者下筆輒務為傾側之勢而未嘗窺其用意處是以愈工而愈不及也此賦筆法尤森嚴學書家宜守為律令仲長尚寶藏之泰定元年六月

八日金華黄溍書黄文獻公集

元趙孟頫秋興賦卷

齊興朱康侯以使事至留都過予草堂出此相示開卷之際風神煜然照耀左右陸士衡有云秀色若可餐殆謂此也徐而玩之其波磔轉折取法取態無一不合度者而意況蕭遠更有寝處山澤閒儀當是松雪得意之筆尋其結法小拓於稚神徵擨於蘭亭離合之閒髣髴見之虞李而下勿論也坐遯園中展閲數過歎未曾有

追憶生平所見吳興墨跡可謂回頭一顧粉黛無色因識以歸之年來萬事不挂胸中獨於此卷妮之不休不能作昔人烟雲過眼觀也　嬾真草堂集

昔人言有字學不可無性有字性復不可無學吳興功力篤摯為書家指南其不可及處正在韻勝耳大抵下筆無一點塵氣而古人書法無不懸合此胸次使之然也世人效之多肉而少骨力至貽墨豬之誚觀此賦遒美俊逸而中藏鋒鍔凛然與秋色爭高倘無此胸次雖

盡力臨摹豈能及哉以此論之非獨評趙庶幾盡古今書同一關紐耳朱民部出此示余乃大父一溪公所世寳者子孫其善有之 澹園續集

元趙孟頫真行文賦

右晉陸士衡文賦元趙文敏公子昂為其友楊仲弘所書士衡年二十作此賦吳亡因杜門積學太康末晉徵為郎中令成都王兵敗被害子昂宋昌陵後寓家湖州元初程鉅夫薦為集賢學士延祐三年仁廟超拜翰林

承旨階榮禄大夫六年己未得請歸老仲弘名載宋楊
文公裔孫登進士第授浮梁州同知七年正月遷寧國
推官歸杭省墓道謁子昂雲上書此子昂人品甚高書
法晉人元初克變晚宋詩體上接於唐始乎公也繼以
仲弘二公名重一時此賦晚年合作尤為世寶襄城伯
李公世濟忠孝功載彞鼎以此卷求題余考士衡之歿
距今千有一百五十載而子昂仲弘下世亦已一百又
十年矣海桑遷變匪一然遺文賸墨流傳至今三君子

之名耿耿在人耳目孰謂詞翰非不朽之事又况立德立功立言之在天壤間者乎有志者其可不自勉勗而甘同草木之泯滅乎予重襄城公之請因書梗槩後之覽者亦将有感斯言也宣德十年乙卯春正月中順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海虞吳訥書 續書畫題跋記

元趙孟頫書招隐卷

右趙魏公所書招隐士一篇公自大德三年八月改集賢直學士行江浙等處儒學提舉至七年十月巳閲五

載而公年亦五十矣鄉先生方君壽甫從其父巖南翁游杭提舉官署時寓於杭府故先生得見公而請書此卷也卷左有翰林待制柳公長鄰山長吴公題識二公皆濂所嘗師事者九泉不可作矣披玩數四不覺淚落紙上 宋學士集

元趙孟頫書歸去來辭

趙吴興書歸去來辭極多獨此為第一本妙在藏鋒不但取態往往筆盡意不盡與余所寶枯樹賦結法相甲

乙余平生見蘇長公鮮于伯機及公書此辭不少然見輒愧之自己卯冬決筴不出明年棄家作道民稍堪一舒卷然陶公好酒乏酒資余好酒酒資頗不乏而年來厭謝杯勺以此竟輸公一籌人間貴人嗜書畫若渴獨此辭以見諱得免近始屬吾弟敬美敬美倦遊且歸矣歸則遠出吾上再能作趙公書步陶公辭第畏酒一籌亦恐不免輸却因戲題於後弇州續稾

元趙孟頫書滕王閣記

右趙孟頫書滕王閣記刻板不知何在此本永樂十三年七月廿五日臣士竒侍文華殿所被賜者也筆意精妙絶倫後得孟頫書此記墨蹟參較之乃不及此甚遠其亦得善刻者之助乎簽題當時詹翰所書謹識而珍藏之東里集

元趙孟頫書歐陽氏八法

近世錢唐金氏一之以善為歐書得名曁趙魏公出學者爭慕效焉歐學遂廢而不知公之教子實用其八法

賴此帖故存本末源流尚可考也雖然梓匠輪輿能與人以規矩不能使人巧父子不傳之妙必有出於此帖之外者矣臨學之家宜深造而自得焉黄文獻公集

元趙孟頫書浮山遠公傳

趙魏公之書凡三變初臨思陵中學鍾繇及羲獻諸家晚乃學李北海此卷視北海最為逼真誠絶代之寶也宋學士集

元趙孟頫書杜秋興五詩

前輩云松雪作書初規模鍾元常後欲展大字乃入李北海而終主於右軍余及見公作白駒圖書白駒之詩四章在後筆意皆出鍾此書杜秋興詩其又在習鍾之前歟而視公後來所書迥異曾子固論右軍書亦出學力非天成也蓋非學無以成名觀公此書尤信東里續集

元趙孟頫書蘇詩真蹟

右蘇子瞻寄吴德仁兼簡陳季常詩一首趙魏公子昂

所書公時年六十又四其從集賢學士進拜翰林學士承旨亦僅十有四月耳公自是更不遷官又五年而公薨矣公書之傳世者真贋相半非有識未易辨蓋真者猝難入目筆意流動而神藏不露愈玩愈覺其妍贋則其氣索然不待終覽而厭之矣此帖實公晚年妙筆老氣翩翩逼人黄口小兒日百臨摹雖近終不近也公自題為月江學士書月江乃昭文館大學士張克明云宋學士集

元趙孟頫書東坡定惠院海棠詩

定惠院在黄州海棠在院東小山之上公初謫黄每歲花盛時必攜客載酒往游公未去黄而園已易主然至於今讀此詩者如親游其處物因人而傳信哉評者謂此海棠詩千載所無此紙又趙文敏所書豈非二妙而宋學士梁石門表然人望皆有題焉可寶也已 東里集

元趙孟頫書茅屋秋風詩

右杜子美茅屋秋風詩賀給事克恭所藏云趙子昂書

今按此書果有俗筆當非子昂真跡無疑嗚呼讀是詩者可與興矣書不足論也唐室中興瘡痍未復子美以一布衣衣不蓋兩肘食不飽一腹不愁朝夕凍餓死塡溝壑乃嘐嘐然開口長歎為天下蒼生計其事若迂其志亦可哀矣使開元之世海内富庶邊塵不生唐之君與相能以子美為心豈有成都之禍哉豈惟開元古之人皆然嗚呼漆室婦死狂人病子之誚半天下孰可與言是計者哉君卧病環堵閭展卷呻吟之暇尚有味於

子言哉 懐麓堂集

元趙孟頫書團扇賦

子昂書團扇賦近來頗見兩本此小字者先出精微妙麗所謂不能贊一辭 祝氏集略

元趙孟頫書韓詩

韓公山石句浩爛豪擅非細軟筆墨能發之而學士此筆亦復襟宇跌蕩情度濃至脫去平常姿媚百倍譬如聖后封岳省方德容正大琚衮和博擯相明習儀偃安

閑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可望不可學也 祝氏集略

元趙孟頫書襄陽歌

太白聖於詩者魏公書此真可謂詩之勍後之學書者雖奮力追之吾知其不能及也 寓意編

元趙孟頫枯樹賦真蹟

褚河南枯樹賦為武延秀作二王屏風脚歐虞之跡不與馬其在當時珍貴可知趙吳興更取二王結法臨之茂密秀潤視其真蹟不知孰叩山陰堂室耳畫樹全得

古籀法真吾山房中二絶也　弇州山人藁

元趙孟頫書秋聲賦

趙承旨此書英標勁骨諤諤有松風意要當與秋聲鬬雄而行間茂密手容縟婉春氣融融波拂閒故賦所不能兼有也承旨書與歐陽少師文皆中古而後最鮮令標舉者惜不能脫本來面目盡脫之何必減羊中散褚愛州　弇州續藁

元趙孟頫書歸田賦

趙吳興子昂書張平子歸田賦有以為類宋人者當是見其取態謂米襄陽見其藏鋒謂薛河東耳不知結法自二王來而大令分數獨勝其視二子居然有閑門造車閉門合轍之妙與余家所藏天馬圖賛雜詩蹟正同大較高處在肉不沒骨筋不外透雖姿韻溢發而波瀾老成譬之豐肌玉環作霓裳舞誰不心醉平子此賦殆是解太史令五年內作聊以寓其蕭散跌宕意耳春秋至六十三尚作尚書典樞要豈若淵明之真能咏歸去

來者史固稱其少工屬文貫六藝善機巧以後身之蔡中郎始究八法而兼綜之千載而得吴興其才技風流大有相賞契者而豐生老誖不學僅取歸田之名而恣其甚口於宋王孫寧非所謂蚍蜉撼大樹邪且吴興卒於至治二年年六十九而今謂延祐以後七十餘時筆結法妙脱蹊逕唯祝希哲十九首略近之而寅其頹筆老態遇殺風景人無可柰何因附志於此　弇州續藳

元趙孟頫書龍門三自省偈

隋僧智永字畫精妙嘗寫真草千文八百本散於江東諸寺其意蓋為學書者設耳近世吴興趙公亦以字畫名世其寫龍門三自省偈自謂無慮數十百本且曰顧一切見聞悉皆成佛此豈專為學書者設耶二公一儒一墨所見不同如此必有能辨之者 徐一夔始豐藁

元趙孟頫書唐詩

余嘗評吴興作北海書往往刻意求肖似勝而不及獨此數詩筆以自然發之風骨秀逸天機爛漫佻而能緊

真有出藍之嬾六觀堂藏趙書無不佳者陰符經枯樹賦及此而三今皆為九友齋中物矣書此以志沾沾　弇州續藁

元趙孟頫書中峯老人行道歌後

中峯老人行道歌真得游戲三昧第謂不學趙州上門尋譃似小過也趙州竿木隨身要勘破天下禪和子本相出聖入凡不可蹤跡老人昂藏九尺軀圓頂[illegible][illegible]踏尺二革履所至人天供奉當輸一籌耳松雪居士為老

人入室上足每得法語輒不憚傳寫所謂人間合有數百本此其一也余嘗見其大洞玉樞經墨跡於浙東一薦紳家與此結搆正同不必置雌黄也 弇州續藁

元趙孟頫書過秦論

吳興此書學黄庭内景經時年三十八歲最為善者機也成名以後隤然自放亦小有習氣於是贋書亂之鈍滯吳興不少矣論二篇止勒其一 容臺集

元趙孟頫書陰符經

陰符託黄帝以為名而實非其書無可疑者或曰戰國時人文字亦未可信也或曰是李筌所為此近是哉然褚河南已有奉勑書本則其來亦久矣世人忽明白簡易之言好以詭祕不可解之說相尚豈獨陰符哉吴興公書妙一世此卷盖盛年所作波瀾老成不及暮歳而法度整整未容無所師匠者知之也隆山翁吾鄉先生博學玩世所謂醉人語不可了了真語邪果醉語邪道

園學古録

元趙孟頫書靈寶經

承旨公作小楷著紙如飛每謂歐褚而下不足論此經尾題距下世纔兩月痛當作慟清容居士集

元趙孟頫楷書叅同契

子昂楷書叅同契一卷筆法寛和流利不甚莊栗有輕裘緩帶之風而從首迄終無一惰筆又起伏聯貫若一時書完者純熟之極幾於化矣款云至大三年歲在庚戌春仲吳興趙孟頫書顧金粟一跋亦作精楷如永興

破邪論皆墨笥中瓌寶也跋云古之善書者雖下筆輒妙然紙墨不佳終多滯澀此孫過庭所謂書有五乖其為病一也余見松雪公書多矣此卷獨得白宋紙堅細潤滑瑩然如玉宜其書之化而不羈終七千餘言而無一滯筆也書法本師二王而出入北海如老將用兵奇正沓出並皆神妙豈不為希世之珍哉玉山顧仲瑛識

六研齋三筆

元趙孟頫書大洞玉經

昔華陽洞中仙經多楊許二君手書結字畫符之妙所以為洞天千載秘寶近世吳興趙公子昂書法絶倫善小楷又嘗親授洞訣於茅山劉真人所以書此其可寶不愧古人矣僕參學以來忽焉老至得隱地於臨川華蓋浮丘壇東麓仙人茅公修行故處將結龕誦經得見此卷猶記是年與趙公同在京師今廿三春公與劉君各已仙去遡瞻回風俯仰慨然大洞三境弟子虞集書

道園學古録

此卷乃趙魏公六十三歲所書至精至妙非言辭贊美可盡蓋公之字法凡屢變初臨思陵後取則鍾繇及羲獻末復留意李北海此正所謂學義獻者也舊常獲見周侍御家侍御既坐貶竄竊意必歸天上不知復流落人間今得披玩累日抑何幸哉殷卣周彝可得而此卷不可得博雅君子尚思謹祕而傳焉 宋學士集

右趙松雪小楷大洞經後題云大德九年十月八日書

按元成宗大德九年歲在乙巳公時年五十二歲先是

公被名金書藏經許舉能書者自隨書畢所舉廿餘人皆受賜得官執政將留公入翰苑公力請歸己亥改集賢直學士行江浙等處儒學提舉正其時所書也但其體專宗元常與公平時書微有不同而用筆之精轉折之妙則無毫髮少異葢公於古人書法之佳者無不倣學如元魏常侍沈馥所書魏定鼎碑亦嘗倣之謂其得鍾法可愛則其於元常固惓惓矣至其晚年乃專法二王自右軍黄庭子敬十三行之外不雜他人一筆所以

深造自得為一代書學之祖也嘉禾子京項君以重價購得此卷持來求跋遂為書此然余又嘗見翰林孔目何君元朗所藏一卷乃金陵王南原舊物字小如黍紙高五寸餘精妙不可言今已歸之天府不可得而見矣猶幸得見此卷而明窗淨几時一展玩不惟塵眼為開而沖襟遐抱亦為之暢適古物日少子京其寶之萬歷三年四月十一日茂苑文嘉書於歸來堂

允文嘗以大洞經乃晉宋時人据拾叅同契黃庭內外

景諸經為之託之降神欲以取信然其文清旨飄飄真若有出於埃壒之表故每喜誦之時撰游仙十章用以寄志大參永嘉王公遣示趙承旨所書此經命使題識竊謂承旨書於内外典為最多而此書似特整潔豈亦美其文邪承旨初學二王晚入北海而此書無北海法疑其為中年筆也瓊笈金書實稱祕籍受命兢悚仍加歎慕固以局狹罔覿幽深獨塵恩篇題以為幸耳　仲蔚先生集

元趙孟頫書道德經

趙魏公書此卷年始四十故筆力極妙極精有未易形容者時自集賢出佐濟南已閱十八月矣其謂士弘學士即李章肅公倜自號負嶠居士性最愛道家言故求公寫老子而藏之爾　宋學士集

世好趙書女取其媚也責以古服勁裝可乎蓋帝胄王孫裘馬輕纖足稱其人矣他書率然而道德經為尤媚然可以為槁澀頑麄如世所稱枯柴蒸餅者之藥　徐文

長集

元趙孟頫書度人經

昔唐人好寫道釋家書以其書流俗之所恭事字畫或託之以傳今趙文敏公則不然蓋因其嬪魏國夫人管道昇仲姬之薨書度人上品經以資冥福耳然道家諸書多寇謙之吳筠杜光庭王欽若之徒所撰文多鄙俚獨度人經號為雅馴唐藝文志頗著其目公豈以其真可以度人邪公自承旨翰林以延祐乙未五月謁告南

歸舟次臨清鎮而夫人薨明年庚申公為書是經年已六十七越二年當至治壬戌六月辛巳而公亦薨矣觀其天機逸發出入右軍大令間實為晚年妙筆區區小夫唯見公蚤歳書概以插花美女為病使其覩此必將吐舌而走矣宋學士集

元趙孟頫書勉學賦

右趙松雪書中峰勉學賦真蹟松雪生平深得意於中峰之道余家所刻停雲帖中松雪手札一十三紙與中

峰者言言皆有道味故嘗書此賦謂闇室之薪燭迷塗之鄉導此卷余曩見在白下徐碧泉處先待詔欲假刻石最後為一豎子謀去殊為夢想今得復覺慨悦不勝敬識數語昔胡汲仲謂松雪之書上下三百年縱横一萬里舉無此書不虛耳隆慶丁卯春三月朔日文嘉

珊瑚網

元趙孟頫心經真蹟

般若密多心經是王舍城中無上三昧語吴興書是蘭

亭室中無上三昧筆昔有開士學殷揚州咄咄法寫蓮華經能使方丈地畢刼不被四風雨今留此經山房中鄰侯三萬卷皆賴護持矣珍重珍重弇州山人藁

元趙孟頫小楷法華經

松雪居士平生善以筆硯作佛事所書經當不下數十百本兹法華固其一耳舊聞有草本在王奉常敬美處已軼其半此為真書獨完好若此且字勢遒緊勁婿異居士他書而首尾七萬餘言無一筆失度真龍藏中之

墨寶也昔柳誠懸所書諸經石泐墨渝人猶等之於吉光片羽矧此經邪書已三百年不知歷幾地更幾人而今始落吾雪浪師之手奉之以鎮長干玄奘塔殿亦可謂有大因緣出現於世矣固知韋馱諸天共作護持不負師殷勤囑累意也 嬾真草堂集

世言子昂書初臨思陵中學鍾王晚學李北海亦其大端耳書病至衆唯積學漸成以次解脫乃入三昧世徒見公一種趍姿媚書而不知其他緜見書不廣也此經

為公大德元年筆時自集賢出佐濟南年才四十有三精謹遒勁有初唐虞薛風與餘書絶異相傳出毛宮保所藏諸鄉薦紳欲多方購之以還其家而未果恩公偶得之將置長干棐公塔院以充常住噫此經誠得其所歸而吉州諸公其亦可息喙也夫 澹園集

元趙孟頫書四十二章經

右四十二章經摩騰法蘭自中天竺攜來以梵書紀梵音至吳興趙承旨孟頫乃以漢語作漢字要之能受如

來心印作東震旦功德先後一也承㫖精八法咄咄逼晉人而此書尤遒媚蕭散有王會稽父子風若能乞精手如章藻拓作石木二本搨之則尤我如來千百億化身之一證也得之者慎無祕為篋笥間物哉 弇州續槀

元趙孟頫小楷圓覺了義經

圓覺了義經是婆伽婆入道三昧趙文敏為中峰和尚書之以資管夫人冥福宜其結法之精圓孅潤如此也書至文敏是如來壽命品不可思議非復圓覺修持時

矣吾家弟有文敏法華六卷行筆草草骨似勝而肉小不足此卷舊屬於鈐山氏今落梁谿吴子可謂得所近於惠山道中忽忽見之今得再展恍忽如蘇長公踏五祖道塲且熟且疑至跋尾始了然老衰之態可歎也弇州續藁

元趙孟頫書圓覺經後

余於錫山道中華生出此卷見示乃宋紙之絶佳者獨訝其結法之圓熟而波發過媚運腕少弱擬於吴興猶

在疑似之際再為華所殭漫爾署題別後忽忽記得曾見此跋於吳興木本蓋書於行書圓覺之後為管夫人營福於中峰禪師而中峰為梓之仍手跋法語於後偶遇張仲玉道其事仲玉色沮謂一飛凫偶得吳興與中峰一札言送經事蓋真蹟也因乞仲玉作此小楷贋本而書木本之跋貿之吳氏子得五十金而去余因失笑老年鑒賞破敗若此而王百穀尤甚然吳興木本更自廓落無奇真龍似龍何常之有所歎者末俗之狡獪而

已　弇州續藁

元趙孟頫書玉樞經

玉樞經稱雷聲普化天尊法語是杜光庭輩擬撰耳趙文敏好為人書佛經又奉勅繕寫幾滿藏至道經獨有黄庭常清淨洞玉諸經洞玉余所見有兩本其一屬何元朗内翰一屬王陽德大參皆神品也此經稱道子弟後轉奉其為人削去以供養禮誦故尚作搨近始裝池成卷而世亦未有識之者休承謂小變孟法師體恐亦

未是大要李北海出入耳結法極緊密而力大遒勁披拂之際咸有妙趣而數百字中得一二字不稱者或意忙筆迅故也當與余抑河東禊詩同識賞弇州續藳

元趙孟頫書金碧古文龍虎妙經

予昔年遊燕市嘗見趙文敏書龍虎經半是行草其人即攜去真贗不暇辨也此卷疑是晚年所書得心應手非淺學可以髣髴予何幸獲覩於檇李汪長公家惜歸迫不能手録此經潛心筆法聊題數語以志鴻泥之感

萬歷乙未杪秋吴下杜大中書 珊瑚網

元趙孟頫七觀帖

右七觀帖元袁文清公所作以贈程文憲公致仕南歸而趙文敏公之所書也余家有公小楷帖如黄庭樂毅皆臨古人書獨此帖出公自然之趣惜紙墨未甚佳耳此刻今在四明余得之陳孟頫秀才 東里續集

余多得七觀帖獨此本紙墨差勝彭百鍊浙東還所惠者 同上

程文憲之歸袁文清之文趙文敏之書皆所謂得意者也而具於斯盛哉所惜當時刻手不及耳余所得者獨此本差明白蓋鄞士吳友麟所惠者 同上

元趙孟頫書漢陂行

趙文敏公書多從二王法中來其體勢緊密則得之右軍姿態朗逸則得之大令至書碑則酷倣李北海岳麓娑羅體此其大概也如此卷書漢陂行神氣奕奕備有二王致豈俞紫芝詹孟舉能辦邪 王奉常集

元趙孟頫與丈人節幹月窗判簿二帖

今人觀趙承旨書但見其晚筆縱逸為勝殊不知妙年應規入矩有如此帖者不由規矩而縱逸是猶疾行無善步也識者試與評之至治三年九月廿五日後學錢良右敬題六研齋二筆

松雪老人書法在中年時一筆不苟怡怡然得天趣此唯識者能知之泰定元年八月二十日隴西李皓見於吳氏文房同上

吴興公字畫之妙不待賛詠而知是帖盖在兵部時所與江南故人者王謝沓拖風氣不可復作撫卷為之太息吴郡陸友記同上

李西臺書名重一時而東坡乃謂雖可愛終可鄙雖可鄙終不可棄予嘗妄意借為子昂方寸大字之評間者瞿然固難為淺見寡聞者道也至其尺牘揮灑奕奕有晉人一種風氣亦不可掩豈易及哉未能上下古今書畫之變而窺其妙遂欲出意品題恐不免紛紜兒輩之

侮也泰定甲子季秋蜀梁子寅書同上

吴興松雪公名高當代而書法之妙盖牢籠今古出入羲獻也此二帖雖盛年所書然其輕清流麗之畫得超妙入神之變有非後人所可及者淳卿寶之無㥯泰定五年三月一日梁谿生王禮賓觀同上

松雪先生翰墨之妙名貫一代其下筆之勢出規入矩灑落超逸非鍾王不足與議也至其晚年筆蹟尤為妙絶金石所刻後學之士多所師法今觀此二帖前人流

風餘韻典刑具在不覺啓敬吳門丘宗同上

書法自唐顔柳以來多尚筋力而乏風韻然尚筋力者則失於狂躁喜風韻者則過於軟媚求其兼善而適中者亦難矣至宋李建中蔡君謨輩追蹤六朝見稱於時論者猶謂未能盡善本朝趙魏公識趣高遠跨越古人根柢鍾王而出入晉唐不為近代習尚所宥東海内書法為之一變後進咸宗師之或緘之篋笥或傳之金石不能悉數也此二帖規摹羲獻其第一帖絶與聖教序

相類非有墨池筆冢之功者豈易及此披玩歎伏因識其後至正二十五年秋七月既望盧熊書 同上

右趙魏公丈人節幹月窗判簿二帖節幹即公舅氏管公直夫月窗不知何人想亦是管姻家跋者十有三人陸友仁謂兵部時書按帖意以除授未定欲遣二姐歸侍二姐管夫人仲姬也公以至元丙戌入京除兵部郎中後二年始以夫人北上不應先有是語或是元貞元年自濟南赴史館時而是歲竟歸吳興意者未歸時所

遺不可知也二帖行筆秀潤與他書殊不類是早年學思陵書如此其署名猶循宋習或謂出聖教序者非也管公無子公奉之甚至既沒建孝思道院以主其祀亦厚矣哉沈潤卿氏藏魏公書甚富疑此帖有畀特以相示余為考訂歲月定為史館時書甲子衡山文壁同上

元趙孟頫簡覺軒路教諸蹟

趙榮祿與覺軒先生手簡共六紙以交誼之深家世之舊也先生學行純正為宋琅邪王字仲寶之後仕至蘭

溪州判官令獲觀於其孫先大之彛齋老成典型不可復見矣尚賴翰墨文章有以見其風流哉至正二十年歲在庚子二月望日倪瓚謹題雲林集

余聞荆溪有覺軒先生由文學起家仕至蘭溪州判官生晚不及識聞之四十年見其孫先大出松雪與先生手筆共六紙内謂樓居仙人眺八極而自得者真可企仰先大乞書楮尾於是乎書至正乙巳冬十月廿有四日會稽抱遺叟揚維楨東維子集

義興舊閥之家得交松雪翁者元初惟王氏岳氏兩家而已治生唐門幼學之時尚多見之到今五十年來訖無片紙存者而岳氏之後蓋亦寥寂無聞焉今覩聶齋所藏六帖皆翁與其先大父往還書紙墨尚新則知王氏子孫之賢視他族所守厥有間哉因感而識之壬戌歲九月廿有二日爲冬至日馮治 珊瑚網

古者書志凡嘉言善行聞見必錄故經傳皆曰志莫非修齊平治不徒誇多識資譚柄是尚其不經者若齊諧志

怪之類反以資惑聖人無取後世無傳焉魏晉而下其膾炙人口如世說者亦純駁相半務博者多資之然去經傳逺矣近世惟宋代特盛客譚筆録何啻數百家若近思典刑敦倫諸録雖不敢儕諸經傳然敦倫美俗亦足為風化助彼夷堅酉陽無稽浮誕適足蠱愚導姦則又甚於齊諧者以是觀之志録可苟作乎宗人景周博學好古聞善必録皆使言者自書其事大率皆當代賢士大夫嘉言善行將以為循省資志亦善矣然善可法

惡可戒與否則在客之見與景周之自擇至正甲辰雲

間陸居仁同上

松江陸崇者家富而好禮收蓄古書畫彝器甚多一時

名人無不獲交有友聞録者楊廉夫陸宅之皆為之序

余亦嘗書數書與之崇既死家破於兵此文流傳竟歸

於余前松雪書亦其家故物因合作一軸異時當訪其

子孫有識者還之時洪武四年七月十一日吴門楊基

孟載氏記同上

趙魏公書於規矩之中自有神仙蛻骨風度楊鐵崖狂怪不經而步履自高陸宅之學藏真而自出機局三公雖高下不同然皆能以其文辭翰墨豪於一時陸景周不知何人乃能筆而得之流落之餘復為吾鄉楊先生所輯觀其題識宛然忠厚可掬皆足重也元聖高士寶此卷數年矣間出相示因評數語於右東海徐有貞同上

元趙孟頫乞藥手帖

華亭陸悦道以醫名於前元松雪趙公嘗有手帖乞藥

觀宋潛溪先生跋其後以醫爲不受官蒙賜號處士而歸蓋其高致如此非特以醫名者自其孫景深以未能世其業至於今又得文質以醫學教授太醫院成就後學爲多家藏舊物雖斷爛數行保守不墜處士可謂有後矣 匏翁家藏集

元趙孟頫詩卷

趙松雪書法片楮隻字人無不知寶重者世傳松雪嘗臨右軍十七帖得其風韻最多此幅筆勢流轉品格精

高知非松雪莫之能也松雪詩復名家集行於世已久顧鮮有以詩知松雪者字掩之也錫山故按察使吴公喜學趙字藏其真蹟頗富余因於其子尚質鴻臚君處見之其家文獻亦可徵已　張家水南集

元趙孟頫于歸帖

趙吴興于歸帖淳雅有古法是合作者然此青鳳一毛耳生獨寶愛之若周人不知其得吉光全裘當更何如也蘇長公嘗讀赫蹏云吾此紙可以劖錢祭鬼後五百

年當受百金之享古人自負定不虛耳 弇州山人藳

元趙孟頫碎金帖

往余授經秀州包氏魯渡泖過崇福古刹見梁棟楣柱多松雪手書寺僧寥寥不復如元時蜂房蝨室矣宋末泖西多巨室好賔客嗜圖史故避兵者歸焉如曹雲西子弟園林莊舍見於貞溪海編可攷今丁氏蔣氏鄒氏相望猶有雲西之風碎金帖為鄒元愷世藏家塾此亦松雪之功臣也流通人間作泖上一段佳話快甚 眉公

集

元趙奕梅花雜咏

趙仲光書雖不脫文敏家法而行墨結字微有不同王子敬云外人那得知要之不可臆論也今世傳文敏及仲穆書不少而仲光書獨不多見至其詩尤不易得金陵許彥明藏其梅花雜咏多至五十首亦可謂富矣仲光號西齋晚居吳中與崑山顧仲瑛交仲瑛稱其風流文雅有王孫風度而無紈綺故習觀於此詩有可想者

文敏三子長亮次即仲穆仲光其季也或以為次子豈以亮早卒無所見邪己卯秋題　甫田集

元喀爾庫庫草書柳子厚謫龍說

謫龍之事甚奇河東之文尤奇喀爾公之書益奇可謂三奇矣喀爾公標望絶人簡交際重然諾雖不倦與人作書然非其人終不得也彦中公交契之素於是乎見之鄱陽周伯琦記　書畫題跋記

章文簡孫伯昌氏所藏喀爾公庫為葉判府書柳河東

譎龍説判府乃伯昌外族而得之余嘗聞韓昌黎評柳子厚文雄深雅健崔蔡不足多也而子山平章書似公孫大娘舞劒器法名擅當代前後相去數百載而具美於卷中展玩之如秋濤瑞錦光采飛動可謂妙絶古今矣伯昌宜寶之庚子七月廿八日高平瞿智董識 同上

譎龍之説柳河東在南荒時意有所激而云彦中公少年登朝赫然有聲晚乃仕於郡縣平昔交好於子山獨密其於是説豈無意乎伯昌其外孫也多鍾愛於外大

父故得公中朝諸公書尺最富皆一一寶藏之不獨此紙而已六一翁云視其所好可以知其人余於伯昌亦云辛丑夏五越人胡㥨書 同上

元喀爾庫庫書楊仲弘墓誌

右楊仲弘墓誌黄晉卿撰庫庫書仲弘晉卿皆先待制同年進士余嘗録此文附置題名碑陰又得此於王汝玉賛善汝玉以為佳物贈余惜其紙墨頗劣也 東里續集

元喀爾庫庫遺墨

故翰林學士承旨喀爾公遺墨四帖其後兩帖乃公在宣文閣時所書以貽其而其轉以予顧君仲瑛者今年孟春過玉山草堂仲瑛出以見示伏而玩之恍如見公與王右軍父子翶翔於天門鳳閣之上而蛟龍鸞鶴為之後先也九原不可復作尚幸數從仲瑛遊時一披展俯仰今昔得不重為感慨乎

元范梈隸書

鄉先生范公隸書八字風月自清氷霜相看乃清江傅氏二亭名也何謙伯遜於兵後得之民家如崑山之玉拾之於抵鵲之餘為之主者固不必識而有之而又使人一得而見焉物之可珍者固常如是無足怪也梁寅謹識 梁寅石門集

元范梈墨蹟

昔人稱道所美於其人則曰風塵物表於其文則曰不食煙火語於其字畫則曰蕭然有林下風今觀范君德

機詞翰而想其人真足以當之矣至治元年其試禮部
君時為封彌官事已往謁則已赴江西憲幕矣遂不獲
識至今以為恨耳吳師道禮部集

元鮮于樞與嚴處士翰墨

大德延祐間漁陽吳興巴西翰墨擅一代而嚴氏琴亦
見稱道年來無一存者得此卷則四人具在惜乎集之
目力已病不足窮其波磔之妙徒諷其辭以想見其遺
音雅趣於湖波山水之間也道園學古録

元鮮于樞遺墨

伯機於書法用功極深至每數日相見輒云近見子某帖孰離孰合言語必相劘切率以為常伯機仙去十載非特書法如伯機者不可得而朋友箴規之道亦使人慨然此詩乃元貞乙未遊高亭廣嚴寺所作用筆遒勁與詩律精嚴是或一道卷中所及嚴翁井西無逸亦相繼云亡交游凋謝雅道寥落益增隕涕至大辛亥十二月望日巴西鄧文原書於素履齋巴西集

書法不講百餘年至元間伯機子昂二妙特起古意復見於今予嘗謂後有尚論國家文藝之盛必來取斯伯機歿既久時人購藏殆欲家有其書而其合作未有如此卷者昔人云不恨臣無二王法恨二王無臣法非邪詩逼王半山叙事類崔德符予評豈妄盍就子昂學士正之延祐五年四月二日高郵龔𤩽書

鐵網珊瑚

元鮮于樞詩帖

嘗聞故老云鮮于公蚤歲學書愧未能若古人偶適野

見二人輓車行淖泥中遂悟書法蓋與昔人觀舞劒器者同一機也公生燕趙宦吳越而詞翰有晉唐風屢薦名館閣不果一試卒沈抑外官命矣夫嗚呼士有懐異負奇不克顯於世者可勝歎哉彼居要官偶擅書名於一時百世之公議弗然也夫唐人工書故以書名世者難近世工書者鮮故書易名世矧公書極工宜有名以傳後世矣蘇天爵滋溪集

元鮮于樞書迎詔三詩

鮮于伯機自書其迎詔三詩其行草之精固吳興趙公平昔所推遜者而此紙筆意尤妙固非率遽而書之邪抑亦天機之精到雖出於率遽非他人之所及也梁寅書 石門集

元鮮于樞書蘭亭記

鮮于奉常公嘗見葉秋臺書反覆諦視至欲下拜秋臺之書人頗譏其陋公獨知其用筆之妙字學雖淺藝非功力精到亦不足以相知況其他者乎予藏公所書濟

石硯賦自謂可入妙品今觀此卷實可與之抗衡非真知書中意者未必以予言為至當也宋學士集

元鮮于樞草書後赤壁賦

鮮于困學書名在當時與趙吳興鄧巴西各雄長一方困學多為草書其書從真行來故落筆不苟而點畫所至皆有意態使人觀之不厭不若今人未識歐虞徑造顛素其散漫連延之勢終為飛蓬蔓草而已錫山鄒永章蓄此後赤壁賦觀之數行後益可把玩然自愧非書

家不能深知其妙處耳 匏翁家藏集

元鮮于樞詩墨

書家例能文詞不能則望而知其筆畫之俗特一書工而已困學翁平生以善書掩其詩名余每讀其詩輒歎其妙若此篇槪亦可見盖世之學書者如未能詩吾未見其能書也都憲顧公示此因以諗之 匏翁家藏集

元鮮于樞真草千文

鮮于伯機書當時與趙文敏公齊名兩人相與甚厚而

鮮于丞没故其遺跡之傳者甚少此真草千文刻板今在南京太學所謂真草書蓋兼行也 東里續集

元鮮于樞草書千文

智永千文號得羲獻家傳心法學草書者必由是入始不失古人矩矱困學此卷其為初學發者邪亦得永禪師筆法者邪蔡中郎不可見矣得見虎賁氏亦可矣 震澤集

此卷千文予屢見之其一勒石於四川按察司後堂其

一表弟顧世安所收京師見一本乃臨書也與此卷結
搆行款俱同困學前元時書名與趙文敏松雪相埒或
謂道勁過之好事者至云松雪每以己書三幅易困學
一幅焚去以其軋己也斯言何謂而學書家乃有發冢
嘔血之事將後人之談柄邪顧松雪書法盛傳於時而
升堂入室者往往有人其甚乃有奪胎亂真至不可辨
詰而困學之法傳者落落此卷跋尾所云南方士大夫
以予北人麤識點畫固是撝謙若云雪寒晨起筆墨不

調等語豈容一朝之頃連書三四本殊以為疑而未之解但筆力當以此卷為勝壬寅巧夕試筆儼山陸深陸儼山集

元鮮于樞墨蹟

元史稱趙子昂篆籀分隸真行草書無不冠絶古今又云孟頫之才頗為書畫所掩子昂不易得矣然子昂嘗云與伯機同學草書伯機過余遠甚極力追之而不能及伯機已矣世乃稱僕能書所謂無佛處稱尊耳推重

伯機如此伯機尤不易得也伯機大德二年過京口為高孝賢書蘭亭記一卷余得之見其筆鋒遒勁風神凛然謂不易得昔人謂作字墨淡則傷神采絶濃必滯筆鋒又謂古墨跡必表古而裏新余於是乃知為真伯機無疑也嗟夫禊序筆墨之妙高出千古人或病其絲竹管絃天朗氣清之語此與以耳食無異不知東都賦已有布絲竹鍾鼓鏗鏘管絃奕煜之句張衡賦已有仲春之月時和氣清也伯機此卷豈為右軍殺恥邪 石涌集

或謂困學面帶河朔偉氣酒酣作字奇態橫發今觀所作良是也但未知酒酣與否其謂蚤年曾作吏不免間有俗氣謬矣若然何文敏公推重之至不敢與齒其自序惡扎汙几案不可以示人前輩君子藝愈妙而心愈下如此哉士亨能寶此其趣向可知矣　劉珝古直集

予嘗見松雪趙公跋鮮于先生所書歸去來辭後謂其同學書而過僕遠甚誠非過言也蓋二公皆由晉帖中來而各自成一家何世人但知趙而不知有鮮于也及

觀此書筆意遒勁而機械妙用婉轉無窮趙公之言豈欺予哉予所以識此者特嘉趙公之推美同列而嗟世人之不識也將生其寳藏之鄭本忠安分先生集

元鮮于樞帖

困學老人善迴腕故其書圓勁或者議其多用唐法然與伯機相識凡十五六年間見其書日異勝人間俗書也大德壬寅長至後三日袁裒戲鴻堂法帖

元鮮于樞遊高亭巖詩記

鮮于困學氏博學負材氣貌偉而髯類河朔傖父余見其行草往往以骨力勝而乏姿態略如其人以故聲稱漸不敵趙吳興人謂吳興以已書三紙易困學一紙楚之恐未必爾也此游高亭巖記及詩凡一千六百五十六字見鐵網珊瑚中字兼正行體大小如宣示而備有褚柳筆法其文亦典贍可喜獨所紀淨師草聖以為錢唐人家所收王逸老合作皆其筆却大誤逸老名升别號羔羊居士宣和中嘗獻草書稱旨得官至紹興時年

八十餘乃終楊用修著墨池璅録謂逸老南唐人名文秉又誤也逸老不合狂擬右軍兩見誣作僧俗人可發一笑弇州續藁

元鮮于樞行書進學解

頃見鮮于伯機絹書唐人詩二軸筆勢如猿嘯蒼松鶴鳴老檜以玆刻視之用筆雖同而丰神稍異學書者必多求之墨蹟而後覽乎石刻庶可以悟古人筆法之妙嘉靖甲寅三月十八日曉起題蒼潤軒碑跋

元吾行書素書

道備於六經語孟學者舍是則無所歸周衰老聃最先出其言不能合乎中庸然平陽嘗用之於漢蓋其清静為宗而以柔道行之所守者亦約之故也世傳黄公素書其老氏之徒歟子房千載偉人精忠貫日月英氣蓋宇宙時然後言動中機會功成志遂明哲保身三代而下一人而已自今觀之子房之心學果盡得之此書乎昔時圯上授受果今之書乎不必深論也明之潘君學

道本於經而旁通曲究見素書而喜之蓋景慕子房之為人而併及其書也道在天地間亘古今若一賢人君子得之者若合符契惟其所遇之時不同故其設施有異耳儻使子房生三代盛時亦必興禮樂致文明功業不止如是而已故效先覺者當探其心不當泥其迹沙丘之馬牝而黄九方臯可謂善相者矣明之之意豈果書云乎哉明之所藏本武林吾丘衍書衍以小篆妙今世此卷尤可觀　許謙白雲遺藁

元吾衍小篆卷

古者器物皆有銘三代制作亦有損益丹書所載器亡文存所尤可思者筆書之不可復見也處士吾子行小篆精妙當代獨步書此諸銘尚友古人之志蓋不止秦唐二李間也道園學古録

元吾衍小篆杜詩諸帖

故人吾子行手蹟十二紙皆前後得於書夾所藏集而存之其為人見石塘胡先生所為墓銘後三十年為至

元五年己卯九月九日江邨民錢良佑 鐵網珊瑚

元吾衍書怡雨師文

子行名衍元武林人天性高抗讀書攻古文辭兼精篆籀音律之學宋學士王忠文公皆作傳其平生著述甚富行於世者有學古編楚史檮杌晉文春秋三書此文蓋書以遺吾鄉錢翼之者舊嘗見於友人朱尭民家今歸沈律氏 寓意編

元吾衍書古文篆韻二帙

此卷為吾子行先生筆也先生名丘衍住杭之先花坊時年二十七即不下樓樓上下分業子弟客至僮輒止不便登通馬使登乃登先生好古變宋末鍾鼎圖書之謬寸印古篆實自先生倡之真第一手趙吳興又晚效先生法耳所著有學古編字源七辨篆品三十八則私印有竹素山房吾氏子行我最嬾懷真樂飛丹霄數印鼻小韋帶常在手弄之盖欲和其四稜令有古意是本真子行専業秋巖得而證寫之者焉至正七年歳次

丁卯五月望嘉禾陶九成識

吾子行為錢唐人不仕不娶離世異俗好古博雅隱居教授四方之士相傾慕者冠履交於戶内而子行不以貴賤為低昂可者與之不可者拒之居僅容膝迎送未甞下樓留心古道樂志簞瓢不與世俗爭妍蓋亦尚友千載者弘治初得說文解字篆韻於沈石田氏所少者古文篆韻耳今復得子行手跡不惟點畫足法且合之成全書良足快心耳嘉靖甲午中秋菽園庸史王鴻羽

識珊瑚網

元吳叡篆書東山精舍記

右虞集文蘇天爵題額唐隸立石字起落筆處俱尖蓋自古文鐘鼎中出也蒼潤軒碑跋

元李倜臨右軍帖

右集賢侍讀學士李公士弘手臨晉王右軍明府等帖真蹟一卷士弘名倜河東太原人好學尚氣劬神苦思務求博洽而後已故其游戲筆墨皆超悟不羣此卷雖

臨倣古人而清新婉麗自有一種風度是可珍也泰定四年七月壬辰吴郡陸友仁書　鐵網珊瑚

員嶠作畫息齋伯仲間其臨摹又頡頏於松雪困學二老斯時有三君子而能追及之可謂難矣貟嶠至今存雖獨步可也翰墨特其餘事至於立身宦途而志趣常超然於物表此吾所以起敬者也至順辛未仲春望日後學黄公望　同上

論書至於孫過庭姜白石盡善盡美矣他皆未足為評

也姜謂臨書多得其筆意而失其位置今再觀員嶠所臨兼無位置之失非其胸中熟於二家之論恐未易致也良右題同上

公在延平日政事之餘留意翰墨故臨帖為最多此卷又其精妙者亦何憾於古人邪吴興趙雍題同上

元李處巽行書范文正公祠記

徐琰文章處巽字百年碑板未莓苔行人莫道追崇過誰似當時范秀才徐琰過杭州折節吾子行李處巽重

刻嶧山碑今在尊經閣下二公皆勝國時博雅之士即此文章字畫可以想見儀刑矣嘉靖甲寅三月二十日記

蒼潤軒碑跋

元鄧文原臨急就章

急就篇漢黄門令史游作盖推本蒼頡爰歷博學凡將等篇而廣之也今石刻相傳為吳皇象書比顔師古所著者無焦滅胡以下六十三字又頗有訛脱始東漢人以用藁法寫此章故又號章草此卷前元鄧文肅公所

臨公縣房山高公薦入掌制誥出示憲節斯乃應奉翰林時為仲雍所書覿其運筆若神蝙出海飛翔自如仲雍名熙于閿人好古博雅為吴郡判官建言助役法民便之弘農楊子綸出示求題故并及之洪武十二年三月清明日後學袁華書於鼇峰精舍珊瑚網

嘗論急就篇此小學家之説漢史游儆凡將為之也末叙長安涇渭街術後或增以齊國山陽二章宋歐陽修居史館日以餘力及於是篇取州名裒次之然是篇去

古逾遠脫漏舛訛不無人欲辨其失得而增補亦徒自勞耳漢人以藁法書之故曰章草此草書之祖也近世多尚草真行未始學而先習草如人未能立而欲走盖可笑也況章草之來作於科斗籀篆觀其運筆圓轉用意深妙焉有不通籀篆而能學者哉茍有聰明之人雖不通籀篆能髣髴其形似猶可奈刻鵠不成者邪自東漢以降臻乎妙者惟皇象鍾繇王右軍而已唐宋間人臨鍾王所書亦不多見欲習之者不通籀篆誠難乎哉

此卷巴西鄧文肅公所臨公在元時獨以文章名世而以能書名世號稱三大家公與馮觀公運筆用意甚合古人之妙此卷實希世之寶也亮上人出示乞余題余故以草書之難習併録於卷末非但以警於人而有以自警也洪武二十七年蒼龍甲戌秋七月獨菴道衍寫於海雲東軒同上

元姚燧書重陽仙蹟記

重陽仙蹟記金翰林修撰劉祖謙撰而姚牧菴燧至元

世祖朝以安西文學為書書法全學宋文貞碑比之孫李不作墨豬氣而文亦能略去幻化語稍藴藉不為其徒張帘也重陽得無師智近六祖而懸讖若誌公蹤跡又似萬回真異人哉　弇州山人藁

元貫雲石書歸去來辭

酸齋公如冥鴻逸驥不受繒繳羈靮而其蟬脱穢濁逍遥放浪而與造物者游近世葢未有能及之者其自謂平日不寫古今人詩草而獨慕陶靖節之為人書其歸

去來辭觀者殆不可以尋常筆墨蹊徑求之也至正十年五月二日臨海陳基識夷白齋集

元虞集書擬峴臺記

右奎章閣侍書學士虞公書曾文定公擬峴臺記及公自作新建曾公祠堂記附以王文公臺詩以遺臨川危素太樸甫積昔從公於京師自天歷以後公日在閣下而又總裁史事非大制作多不及親書又苦目昏今觀此弓遒粹整密所罕見也至元三年正月十又六日門

人九江方積同豫章楊謐觀於鄡子柴明年夏五廿又六日晚生清江諭丘同廬陵文容敬觀於金陵護龍河僧舍

鐵網珊瑚

右虞邵菴先生八分擬峴臺記四字篆南豐曾氏新建文定公祠堂記十二字楷書記文一通詩跋各一首書家者流所謂人品高師法古者殆兼有之此危太樸家物屢傳至左庶子吴君原博蓋百四十年於今矣祠堂記及跋皆先生所著文意高雅臺記出文定世所傳誦

固不佞論而王荆公詩筆亦與近時俗學不同雖謂之三絶可也原博博古能文且精書法其以予言為將無同乎卷後有黄晉卿題名宋景濂陳衆仲吴師道跋語又出三絶之外詩所謂尚有典刑者竊有慨焉姑識卷末以俟後來君子 懷麓堂集

元虞集書誅蚊賦

右部菴虞公手書其先丞相誅蚊賦槀也賦槀初藏於侯頤軒家後為韓大則所得獻於公之先君子井齋先

生後公至吳侯道士因龍興閭上人謁公於寓所一見具言賦藁公軒然而笑曰我已得之矣侯道士為之憫然蓋大則初假之於侯而即以歸於公家而侯初不知也元統乙亥閭上人謁公於西江遂書以贈焉頤軒本洞庭仙壇道士其度師楊紫霞與侯亦蜀人宋季來吳一時名士之寓吳者若中書劉公丞相吳公皆與之交遊名重於時寶祐間自吳遊天台中書公為之唱首作詩以餞其行而先師平舟先生亦次韻焉先子與侯交

遊粗深嘗出以示之先子求至懇切而侯迄不出先子
歿後三年侯亦相繼而逝其徒李碧山與椿相知因予
之請即以歸之至正甲子冬十月朋上人因持此卷訪
予於家而徵予言予惟侯之平日靳吝於兩家遺墨眎
若永為其有既而卒歸於其後人豈故家文獻不絶如
綫而天固假侯靳吝以待我後人邪所惜者公之先君
子猶克親得賦藁而予先子雖獲一見平舟遺墨而終
不能得之於生平也今公既即世而朋上人已老予恐

事之或湮故為詳著於此云眉山楊椿跋

元虞集書廬山東林禪寺記

右記為奎章閣侍書學士虞公集撰及書所志寺顛末頗詳而書亦圓婉可愛特少遒耳余嘗過東林歎其日就荒落為之憮然蓋元時賦斂薄江淮間有餘力得以從事小果今自貴璫外無能繼之者矣非盡其教之衰然也弇州山人稾

元虞集隸書

元柯博士九思在文宗朝最受知遇觀訓忠一碑可見後博士失寵退居於吴相傳今城東胭脂橋即其故第此卷流落吴中已百餘年為郡士沈津所得虞公文翰妙絶一世其隸書之傳人間者特少沈氏之寶之也宜哉寓意編

元虞集書賜碑賛

道園先生正書八分俱入能品此卷為柯九思博士作賜碑賛用筆若草草而中自道勁有古挑𢧵法其文辭

尤雅淨可誦雖然令舜華一經意亦自到也弇州續藁

元虞集詩蹟

道園先生書法可甲乙巙趙此書筆雖遒而結法小踈詩語亦不甚經意獨結尾使事押韻皆狙駿可喜耳弇州續集

元揭傒斯書千文

余與蕭氏交舊矣元統甲戌乙亥間於孚有家見令翰林學士揭公手書千文正直端楷如刀畫玉心甚重之

時坐有善書者張漢英尤稱善之不置後三年孚有酷
攷其所藏書畫不得復見漢英一日於他人家偶見此
卷曰噫此故人孚有所藏也問其所從來則孚有之豎
童盜而鬻之也乃歸其值丐而藏諸家又四年漢英出
示此卷求嘗與孚有往來者敘其故余念朋友死生離
合物之變遷流落皆有可感者此卷藏於漢英猶幸為
不失所也 劉詵桂隱集

元柯九思隸書十九首

柯丹丘敬仲於四體八法俱能起雅去俗此以古隸書古選宜其合作也十九首中多歎榮華之不久人命之難期敬仲始受知人主司書畫考功晚途骫髀流落江左葢於篇中有深慨焉是以波拂雖古雅而不無圍圍意昔人謂右軍書告誓則情怫鬱柯生殆近之矣弇州續藁

元陳旅書安晚軒記

杭佑聖有安晚軒記石為元日儒學提舉陳旅所撰書

其論安不始於晚而基於未晚詞旨甚精而字亦可取此時子昂名方譟而能不依傍又可謂中有主獨立之士矣涼國篆未見而記末篆書年月甚雅或其一班乎緇黃二氏淡於勢利而名根尚數數然卒之勢利灰滅而清事反被伊卷而收去往往能言能書之士轉借之以存名於世悲夫天啟甲子八月朔 墨林快事

元朱德潤録范致能四時田園雜興詩卷

范文穆公在宋淳熙戊戌自禮部尚書拜參知政事甫

兩月而罷此其田園雜興詩六十首序稱作於丙午蓋公退居吳中石湖之上已七年其於邨野景物人事親睹而熟諳之悉從筆端貌出真有聲之畫也公在乾道中奉使北庭執節不屈雖北主亦稱其忠孝宗器公可大用實兆於此然甫用而亟罷豈當時之不幸歟或謂孝宗欲相公以公未知稼穡之事故公作此以見志考其時世殆不然歟舊傳壽櫟堂有石刻筆力遒勁辭翰兼美惜未之見是卷乃元鎮東儒學提舉存復朱先生

所手録先生以詩文書畫名一時為趙文敏虞文靖諸公所稱許録此亦可以見其高山景行之意矣先生之玄孫進士天昭出以求予題予世農家深知田園之趣少喜諷誦此詩況先生筆札尤所愛玩披閱之餘不忍釋去敬書此以附名卷末云李傑識於石城山房 石城山房藁

御史姑蘇朱天昭視予以其高祖存復先生澤民手書一卷蓋范石湖四時田園雜興詩也先生勝國名士世

多得其畫而罕見其書虞邵菴謂其文為畫所掩書固未暇論也今存復集刊本有大星記跋載予先提舉希遴府君事予家亦有府君題先生遺墨予與朱氏雖稱通家可也石湖集世不傳浦陽吴清老嘗作月泉社為詩試實用春日田園雜興為題乃四時之一時東南名士盡在選中而拘於律體亦未有能出石湖之外者宜先生之重是詩也况天昭之於世澤有念祖修德之義又豈獨以詩而已哉予又聞天昭有睢陽五老圖真蹟

遡是以往其世澤尤有甚遠者尚當於他日考之懐麓堂集

元郭畀詩卷

了堂上人方外友如天錫者情為至矣故其手跡盈篋每皆惜之不令有所散逸雖俗士有不及之者宜勤師拳拳不忘歐公於冥冥中也錢良佑跋鐵網珊瑚

元陸友書世說

此卷予舊藏又嘗雜書紙尾把玩山澤間後為元鎮持

去至正丁亥十二月四日與元鎮同游梁鴻山擕在行
笈因得重觀故友陸友仁隷書世説數則語感慨歲月
予老矣能幾把卷重題而歸諸清閟閣海昌張羽鐵綱

珊瑚

元托克托書白麟溪三大字

右白麟溪三大字前中書右丞相托克托為浦江鄭大和
書溪舊號香嚴在縣東二十八里白麟則大和二十六
世祖之名也有恵淮者字季淵實白麟十九世孫由遂

安遷溪上易以今名示有先也淮之孫綺至大和凡六世大和從子鑑至其又三世皆同居共財朝廷表為孝義門於乎溪流無終時公特書是以寵之者蓋將勗其門相為悠久哉字畫方毅酷類顏真卿觀者孰不改容不待贊也 圭齋集

元杜本書清真觀碑

右趙承旨郡學碑杜待制清真觀碑各一通併為一帙杜規摹趙遂無一筆失度政猶羊敬元之於小王耳適

來文待詔擅名吴下紛紛奴書令人厭開眼丈夫寧為雞口無為牛後惜哉弇州山人藁

元台哈布哈自書所作詩

巴延尚書向居會稽登東山泛曲水日與高人羽客游間遇佳紙妙墨輒書所作歌詩以自適清標雅韻蔚有晉唐風度予猶及見尚書先考郡侯敦龎質實宛如古人而於華言尚未深曉今有子如此信乎國家文治之盛然人知尚書才華之美而不知其政術之可稱也每

當論大事決大疑挺正不阿凜然有直士風而貢舉得賢之效益可徵馬元泰身居方外而與之友寶其詞翰亦有識之士哉 滋溪集

元台哈布哈真書祈澤治平寺佛殿碑銘

金陵惟栖霞最多石刻次則祈澤今年秋同友人顧清甫姚元白陳叔行共宿次日由宮氏泉達虎洞再宿天寧而返因命寺僧員壽搨此按布哈字兼善元名台哈布哈狀元及第後御為易名余向見清風嶺碑篆書極妙

蓋學徐鉉張有而稍變其法者此碑自歐陽率更中出圓活姿媚風骨中存可寶也　蒼潤軒碑跋

元余闕篆書

右四大篆幽國忠宣公余闕為浦陽戴君叔能書至正九年公持使者節來鎮浙部濂偕叔能往見公奬勵甚至且各書齋扁為贈公去浙後江南大亂荆楚之域皆為偽漢陳友諒所據公時以淮南行省右丞分治安慶安慶前後皆盜區公獨守六年小大二百餘戰未嘗敗

北不幸糧絶城陷公遂赴水死君子稱其大節與日月
爭光信哉公文與詩皆超逸絶倫書亦清勁與人相類
然其忠義之氣可以懼亂賊清惡厲天地因之以位君
臣藉之以定斯豈細故雖所書不工猶當傳之萬世況
能臻其妙者乎此紙所在定有神物呵護見者當如張
中丞之詩段太尉之笏肅然起敬不可徒以翰墨視之
公唐兀氏余闕其名也字廷心一字天心元統元年進
士世居武威今為合肥人翰林學士金華宋濂謹題　宋

元吴志淳隷書國清禪寺興修記

國清禪寺興造記乃勝國時張翥文周伯琦篆吴主一書者後有章草小跋云國清寺興造記張太史為宗勉公製之主一吴隱君書之適時多故未遑入石今宗勉主嶽林予閒會舒汝論徐自牧諸公於契此堂因請視斯文恐久而湮没乃合志命勒石闕他日國清山中或能復刻豈不謂之習峴山故事乎況闕别石心二老嘗

撫誦而歎美之玆石之立誠其志也洪武元年十月既望大闕子闕謹識內數字不甚明右徐九峰故物世稱吴公書是學孫叔敖向見閩人陳少峰所藏墨本正與此相類蒼潤軒碑跋

元錢良右書春遊詩卷

右詩一卷律絶共四十有五篇辭旨清麗書法遒美蓋前元時吴壽民仲仁者游吴中與諸文士春遊倡和之作而書筆悉出錢良右翼之翼之吴人號江村民雅以

書學名家而詩律尤精有高行年六十七卒於至正七年此至元三年書時已六十餘矣眞行間出姿態横生不少衰竭吳人徐宗毓氏藏此使人持以示余余惟吳中山水深秀自昔多文人游寓於時未被兵故得從容文酒如此壽民吳興人出處本末不少概見惟趙文敏嘗敘其詩所謂南山樵吟者稱仲仁不以家事廢學故其詩清新華婉有唐人餘風然其詩竟亦不傳非此卷之存固不能識其妙也 莆田集

元錢良右四體千文

右四體千文一卷吴中錢翼之先生書也古精於書者莫如晉如王如庾謝皆稱書聖篆隷真草猶鮮能兼況其下者乎翼之道學而善書備四體且精到書此以遺其佳壻張性之盖望於性之者其有深意乎性之儒而醫好古博學者也暇則臨池日不下千餘字雖造次顛沛一點一畫不苟駸駸逼翼之而窺古人之域自是不止其當何如哉由筆法得三昧持敬以養其心言動舉

措無不求其至而一如用筆然此又何止於論書也古所謂心正則筆正其不謂玆乎至正丁丑二月集賢同同書　鐵網珊瑚

吳興趙公早年學書用功至精密迨其得於心而應於手縱横曲折無不如意之所欲出以公之學名其家者務於速成往往摹倣公暮年所書而求其形似如不由其戸而欲升其堂入其室也得公之用功精密又參以古人而别出新意自為一家如吾巽之者殊不多見此

卷千文四體皆其得意書尤不易得今巽之已不可作而有子逵能傳其業亦以予言為然否乎至正六年六月十五日黃溍書同上

予觀吳中錢君巽之書四體千文其用工可謂精至矣四體之字出有先後當時各工一體今以一人而欲兼之難矣哉夫篆籀實字之原隸真草其流派也體雖不同凡下筆當務方圓雄勁則風神完足而結𥿄之工拙不足計也臨池積久必自有得巽之其有見於此歟惜

其宰木已拱而不得握手劇談也此卷乃其女夫張性之提舉家藏尤其著意所書性之以通儒精盧扁之學佳士也能知寶此其東牀之選不苟矣至正十八年臘日鄱陽周伯琦書 同上

元吴炳摹淮源廟碑

淮源廟碑乃漢延熹六年淮陽太守為民祈福而民作者碑已漫漶不可讀元人杜昭守唐州新其詞乃延待制吴炳參用漢隷釋法書舊文於石而刻之余初怪其

文詞殊爾雅可讀書法雜有西岳碑體而不能洗開元習見炳跋始了然跋書作正行亦得李北海王黄門遺意乃知勝國時臨池不乏人也 弇州續藁

元楊維禎遺墨

大将班師三軍奏凱破斧缺斨倒載而歸此書或似之清癡筆翰好奇宜其珍重若予之淺陋則未能學也 匏翁家藏集

元楊維禎書真境菴疏

浙西儒學提舉楊先生廉夫元季寓於吳中多往來僧廬道院此真境菴疏之所由作也菴在上海縣東北二十里其日募緣天隱子者唐司馬承禎字子微乃道家者流而先生之書之者大抵古人作疏率多借重如是

寓意編

元楊維禎書棠城曲

楊鐵奇人也不遇其時不償其志遂奇其歌辭并奇其蹤跡此曲之因則蹤跡與歌辭奇甚矣聊以舒其懷抱

不平之氣然天壤間無此事則已有之而非此等人為之誰更為之者或謂其為此以擬芙蓉城文人結習耳然千古騷客亦嘗為之以自廣乃胸無是磊塊所欲舒者何物如有之則天上人間無往不實何獨仙境一仙官足以為道人重況靳予之哉字亦竒為書此天啓丙寅五月後墨林快事

元倪瓚二帖

倪先生人品髙軼風神玄朗故其翰札語言奕奕有晉

宋人風氣雅慎交遊有所投贈莫非名流勝士右二帖一與慎獨有道一與寓齋先生慎獨為陳植叔方寓齋為袁泰仲長皆吳人陳之父曰寧極先生名深字子微袁之父曰靜春先生名易字通甫二父皆先宋遺老抱淵宏之才高不仕之節故二公淵源之學皆歸然為吳中師表特與倪公相善倪遊吳中多於二陳氏及周正道家二陳其一為陳惟寅汝秩其一即慎獨也慎獨之孫紹先嘗仕為王府教授袁之孫杲嘗仕為都察院檢

校三十年前猶存余雅不及識然聞其人皆有前輩典刑今其子孫零廢理言遺事往往散落人皆得而寶之此則吾友黄郡博應龍所藏閒徵予題為疏其略如此

莆田集

元王蒙書溪南醉歸詩

此元人王蒙所書溪南醉歸詩而吾里李氏所藏也蒙字叔明自號黄鶴山人為趙文敏公外孫玄度玄實則張氏為宜興人兄弟並尚文雅一時士大夫多與之交

故蒙書此遺之蒙以畫名今讀其詩甚流麗而其書頗亦似舅可藏而玩也吴寛題曰人嘗見黄鶴山人畫皆稱再世王維山人之學書閒見此紙尤為悚人當不在趙魏公下魏公信居不有之譽而山人亦盡曷有之美矣後學沈周跋 珊瑚網

元李祁真蹟

右希蘧府君題朱澤民山水圖長句真蹟有名及字印各一而無畫崑山許翀鴻高所藏鉅卷皆元諸人詩翰

此其一也原博吳先生見而說之曰此在子卷不過三十之一無之不為闕在其子孫則千金之寶也子何惜三十之一以為千金之饋乎他日以諾告且曰為我作海月菴記即可致矣記成而詩果至又數日陸先生廉伯以澤民畫一軸為贈上有空楮取是詩較之不爽分寸即裱於其上覩者不能辨其為二物也嗚呼千將鏌鋣千載離合世間此事似亦有鬼神之力雖府君有靈不能不為之憮然況為之子孫者乎軸頗舊不復裝飾

所以存故實彰奇異使來世益愛護永不散失而二先生各題其傍以識其所從得云 懷麓堂集

元楊翮隸書瞻儀堂記

唐時字學甚盛而獨佐書不渝漢魏豈以當時人皆習於真草行狎故遂不工之邪今以此帖觀之雖嚴勁古拙不及古人而布置美茂風神骨力反有一種韻度學者可以觀矣原溥乃祖印岡太守公藏漢刻甚富而猶兼收乎此其亦有取於斯也哉 蒼潤軒碑跋

元周伯琦書相鶴經

元周伯琦書相鶴經自稱谷陽生跋云右經一卷廼浮丘公授王子晉之書也崔文子學道於子晉得其文藏嵩山石室中淮南王采藥得之遂傳於世又系一詩云江南羽化張天雨海上神交宋仲温楷法鍾繇稱獨步草臨皇象已專門折釵未墜風前股漏屋先疑雨後痕寄語臨池諸俊彥蚓蛇馳騖莫須論 六研齋二筆

元周伯琦四體千文

右周伯温四體千文刻板在鄱陽中書舍人朱季寧仲子為樂平教官以見貺者也蘇州舊亦有刻板視此頗勝元之工篆書者多矣伯温最用功其作字結體蓋出泰山李斯舊碑其著書發明斯義有說文字原六書正譌云 東里續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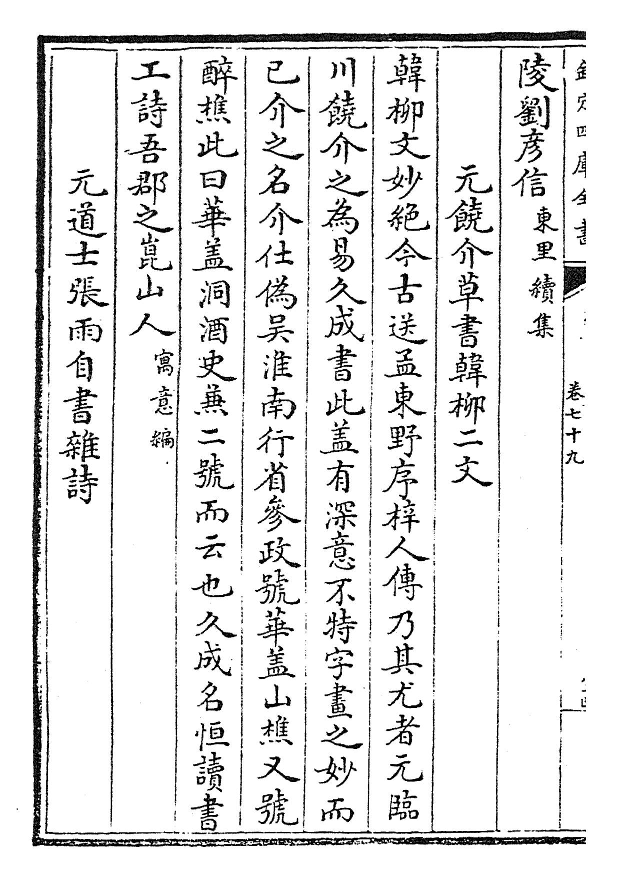
元饒介草書

余嘗怪古人評書而草獨以聖名夫書而至於聖亦精矣然吏攷其人皆有超世絶俗之才不得盡用於世故

於是焉發之昔韓文公論書至與堯舜禹湯治天下並稱有以哉臨川饒公介之學問器識卓然為士大夫翹楚而其嚮用於世蓋所謂鷙鳥舉而風迫之也書特其餘事耳然近來所書尤瓌詭逸羣可喜公豈欲以書擅當世哉然觀其勢殆不至於聖不止也 夷白齋集

元饒介詩冊

饒介字介之號醉樵嘗仕張士誠能詩攻書法擅名當時宋仲温宋昌裔皆出其門此冊介之手筆余得之盧



陵劉彦信 東里續集

元饒介草書韓柳二文

韓柳文妙絶今古送孟東野序梓人傳乃其尤者元臨川饒介之為易久成書此蓋有深意不特字畫之妙而已介之名介仕偽吳淮南行省參政號華蓋山樵又號醉樵此曰華蓋洞酒史兼二號而云也久成名恒讀書工詩吾郡之崑山人 寓意編

元道士張雨自書雜詩

右句曲外史與袁子英所寫詩凡五十五篇其首兩章
迺此老道人効余鐵崖者也如道言清齋澗阿諸詩皆
其道趣中流出者若奔月卮則又碩仙之横出者吁道
人仙去已一紀矣鐵崖之友屬之何人開卷愴然不勝
山陽之感云至正二十有一年花朝日抱遺叟楊維禎
在清真之竹洲館書

鐵網珊瑚

貞居先生清詩妙墨飄飄然自有一種仙氣信非塵俗
中人也此卷手書以遺子者屢經兵燹似若有神物護

持泉南陳君彥廉好古博雅與予同志故割愛以贈壬子夏六月望後三日汝陽袁華書同上

貞居早學書於趙文敏後得茅山碑其體遂變故字畫清遒有唐人風格詩則出於蘇黃而雜以己語其意欲自為家也唐宋以來浮屠氏之能詩與書者雖衆然亦不能兩美況道流之久乏人哉此其自書雜詩也古律行草各臻其妙宜子英之慎與而彥廉之喜得也高啓識同上

貞居真人詩文字畫皆為本朝道品第一雖獲片楮隻
字猶為世人寳藏况彦廉所得若是之富且妙邪舒展
累日欣慨交心噫師友淪沒古道寂寥今之才士方高
自標致予方憂古之君子終陸沉耳吾知前人好修不
以為賢於流俗而遂已不患人之不知栗里翁志不得
遂飲酒賦詩但自陶寫而已豈求傳哉倪瓚題壬子初
月八日 同上
張貞居生平慕米南宫之為人嘗為著中岳外史傳故

其論議襟度往往類之獨其詩句字畫清新流麗有晉唐人風流不蹈南宮狂怪怒張之習豈非獨其學問使然亦由貞居寄跡方外不為聲利所累而又居東南形勝之邦獲見故都文懿優游林壑以養其真氣故其發於詞藻者如此今去貞居卅餘年耳使人望而企之若古仙人可勝歎哉友人陳彥廉氏得其翰墨一帙皆平生得意作也予家與貞居世契展咏之餘益增感舊之思云尋陽張來儀識 同上

僕平生最嗜外史詩集中諸律略皆上口僭評其高處當為元人第一家妄論自信不必世人之同也故其真蹟所在特深貴之唯姚侍御家有藁一冊時獲寓觀以為樂事其他所見簡短寂寥無足充余嗜者戒卿何幸乃富有之如此當知貞居真跡流落人間雖有存者斷不能與之為敵矣使僕時時來過出而閱之味其點畫求其興致以開余情不亦暢乎晚學楊循吉奉題 松籌堂集

元道士李道謙書王重陽碑

右碑為金密國公璹撰至元而道流李道謙書之亦遒偉有法按重陽名喆初業儒不成去業武不就偶以遇異人得度遂為全真教祖張大其說而行之者皆其徒丘處機力也其說頗類禪而稍麤獨可以破服金石事鉛汞之誤人與符籙之恠誕而其徒不盡爾也重陽所為說未嘗引鍾呂而元世以正陽純陽追稱之盖亦處機意所謂張大其說而行之者歟　弇州山人藁

元道士孫德彧書馬丹陽碑

丹陽真人初名從義後名鈺重陽上足也其所云心不馳則性定形不勞則精全神不擾則丹結然後滅情於虛寧神於極亦是第所謂丹與極者何物也丹陽初有家為重陽所導至再三乃棄之與其妻孫各行化得道碑為元學士王利用撰而道流孫德彧書文頗詳腴而書尤勁有魯公遺意弇州山人稾

元釋溥光書杜詩

前元士大夫多善書者其大字獨稱雪菴學士為第一此卷老杜送孔巢父詩乃雪翁真蹟其莊重遒勁如端人節士莫可狎玩真有得乎顔氏家法後之作大字者見之當不止於退三舍也 寓意編

元釋溥光大字

雪菴俗姓李名溥光以善書遥授昭文館大學士溥光通儒書能古文詞大書視小字尤勝實有可傳者不繫其官也故凡有所書及著作皆不繫銜其所見亦過人

矣彼負藝不精及非所當藝而業之以躐等倖進者又此衲之罪人也哉篁墩集

元釋溥光書茶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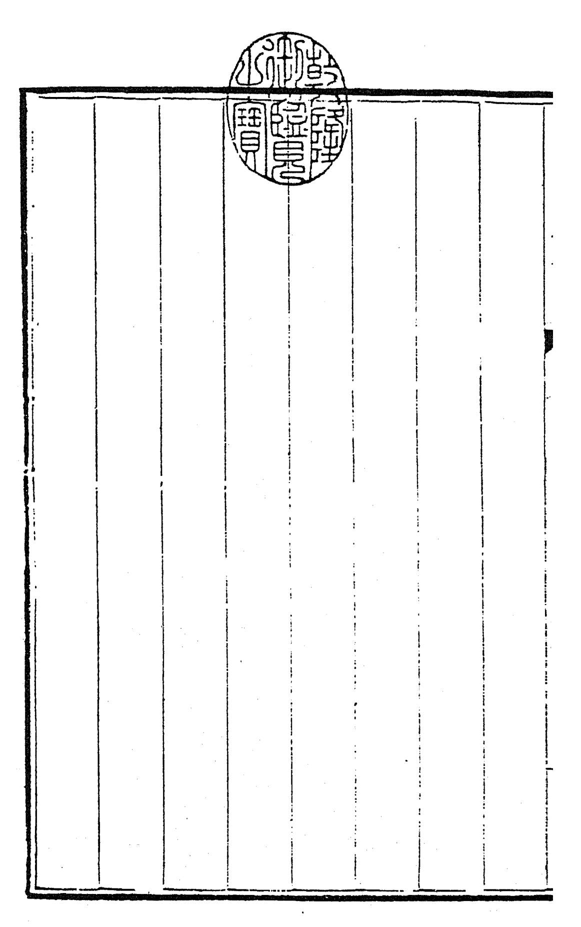
右茶榜釋溥光撰并書至大二年刻於戒壇寺為石四兩面刻凡八幅今移立在城西峻極下院按王世貞跋云元僧溥光書茶榜風骨頗道勁惜胸中無巳字骨令天趣流動筆端結習未忘超灑不足又周叙記云元雪菴所書茶榜字徑三寸許遒偉可觀今觀其書筆雖過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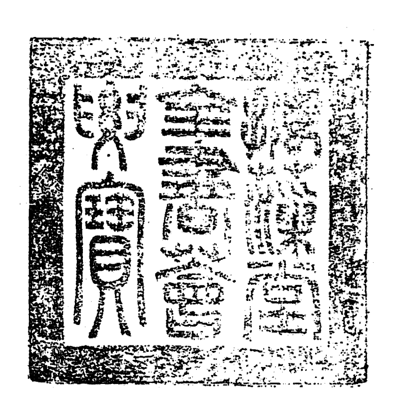
而結體遒緊有清目誠懸之風書史亦稱其工大字録之嵩陽石刻記

御定佩文齋書畫譜卷七十九

謹案卷七十九第七十三頁後四行巴延舊作白

野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翟槐

謄錄監生臣王嘉稷